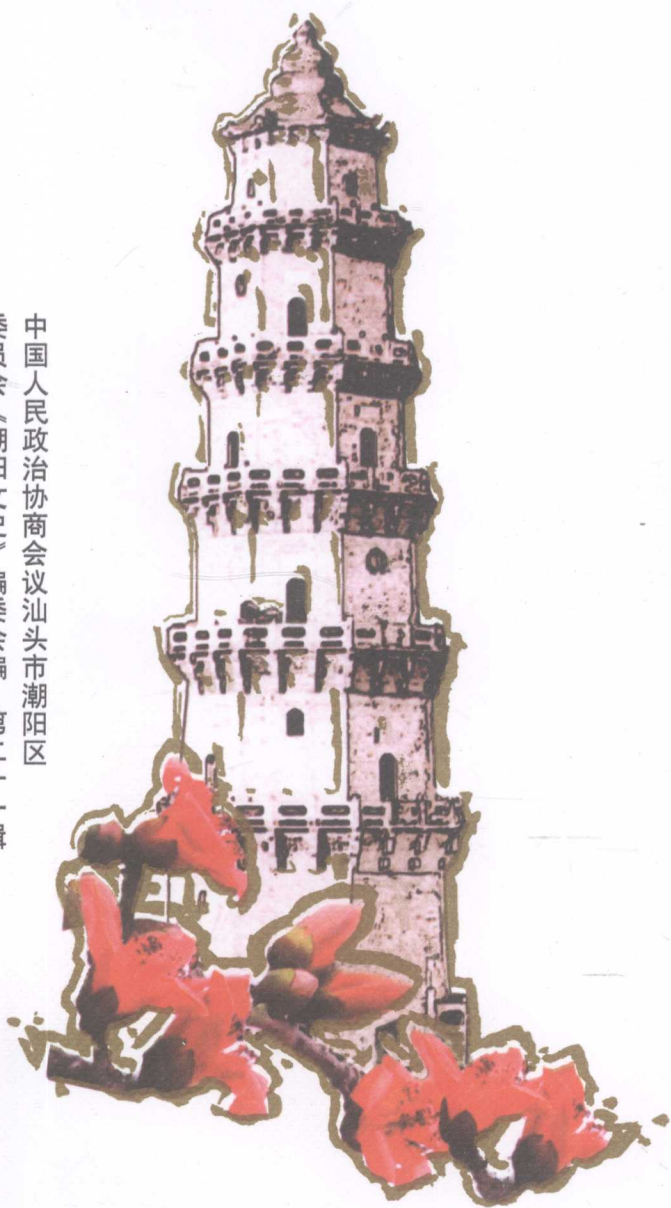


潮陽文史

趙棟初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汕头市潮阳区
委员会《潮阳文史》编委会编 第二十一辑

潮 阳 文 史

(第21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汕头市潮阳区委员会《潮阳文史》编委会编
2007年12月

本辑编委会

主 任：李逸珊

副主任：陈俊豪 黄少华

主 编：陈俊豪

副主编：黄贵生

编 辑：蔡金才 林升民 陈小雄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 青苍遒劲不老松——著名书画家陈大羽 ... 陈继豪(1)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国治 林和实(10)
化工专家陶涛 萧增沐(14)
萧洪达传略 萧增沐(16)
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司马攻 蔡金才(18)
回忆郭天任烈士二三事 许 芒(21)
郑开德先生和金堡中学 郑会侠(25)
记灵山寺原监院、首座和尚释新琳法师 ... 林湘雄(28)
“中华老字号”广德泰始创人范友龙 陈景明(35)

文 艺 教 育

- 潮阳民间艺术焕新彩 陈史华(39)
浅谈潮阳民间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 刘锡标(44)
潮阳民间剪纸的工艺流程和创作群体 ... 陈立群(47)
海门莲峰书院概述 萧泽阳(50)
金浦中学记略 郑育民(53)
潮阳联中及其校友会 萧以文(57)

社 会 经 济

- 新中国建国初期潮阳县的工会工作 林 越(64)
当票及当商规条 马荣盛(76)
两次疫情,两个天地 陈景明(79)

民 俗 风 情

- 多姿多彩的潮阳传统建筑艺术 郭亨渠(82)
潮汕民居新杰作——铜盂明安里 萧泽阳(85)
谷饶朝阳园记 陈小雄(88)
桑田大西门社庆纪事 陈创义(92)
潮阳基督教及棉城迹地 李起藩(96)
记棉城源园精舍与创建人萧琴 林湘雄(98)
谷饶“张氏宗祠” 张一颖(101)
陈大器与大鲤鱼墓 蔡向葵(103)
家乡的大帮车 马荣盛(107)

艺 文 掇 英

《玉峡山房记》点注

- 明·周光镐撰 郑焕隆点注(110)

青苍遒劲不老松

——著名书画家陈大羽

陈继豪

我国著名的大写意花鸟画大师、著名书法家、篆刻家、美术教育家陈大羽教授,1912年出生于广东潮阳棉城平东乡。陈老青年时代就读于潮阳第一中学,其间常得到校长姚华蓁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年轻的陈大羽总是把这种鼓励化为前进的动力。由于对艺术的倾心,他在艰苦的岁月里对美术进行执著的追求,刻苦临池作画。天赋和努力使他得到了可喜的收获。

走向美学

为了得到正规的教育,1934年,大羽克服各种困难,创造条件,在他二十来岁时考上了上海美专进修班。在这短暂的进修机会中,著名大画家吴昌硕的大弟子诸乐三,首先发现了年轻大羽的才华。在诸乐三老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大羽考取了该校的本科插班,并在其伯父的资助下得到了这个深造的机会。使他在丹青生涯中跨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诸乐三的教诲和指引,为大羽的艺术生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后来,名扬四海的陈老,每当回忆往事,总是念念不忘师辈的恩德。

大羽翱翔

1944年，大羽游学京华。在一位朋友的鼓励和引荐下，他敲开了挂着“心病复发，谢绝见客”的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大门。多少人想迈都迈不进的门坎，大羽迈进去了。当时，已届84岁高龄的白石老人见了大羽，看了他的画，便兴致勃勃地问道：“你是学吴缶老的？”“吴缶老（吴昌硕）的大弟子诸乐三和王个簃都是我的老师。”大羽答道。白石老人遂收大羽为入室弟子，并亲自将其原名汉卿改为陈翱，取字大羽。从此亲受白石老人的教导和熏陶，大羽如一双金色的翅膀，在艺术的广阔天空里翱翔……

在齐白石老人的亲授下，大羽先生的艺术进入了书、画、印交融发展的新时期。

白石老人的激赏——“应得大名”

大羽教授擅长花鸟、山水、人物、书法、篆刻和诗文，尤以大写意花鸟著称，早在上海美专学习时就已初露头角，作品被学校选送参展“现代绘画展览”，受到观众的好评。师从白石老人后，其画艺猛进，深受白石老人赞赏。白石老人在他的一幅虬松图上写道：“大羽弟画此幅真是龙蛇飞动，年少深思，不多见也。”在其《丹菊》图上题曰：“赵吴之后，独见陈君。”赵即赵之谦，清朝末年上海的书画名手。吴即吴昌硕，是继赵之谦之后的海派花鸟画大师。而题其《松鼠葡萄》是：“下笔之超雄，陈生过我。”在一幅雄鸡图上，白石老人赞叹曰：“论艺术要能有天分过人，有此画鸡之天分，天

下人自有眼目。况天道酬勤，大羽弟应得大名。”得白石老人如此激赏，唯大羽也。

书画印三位一体，大写意炉火纯青

曾任上海美专教务长、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谢海燕老人（已故），在陈老执教60周年之际撰文写道：“中国卷轴画由工笔到写意，发展至明清以来，特别是写意花鸟画，出现了许多大家，诸如陈白阳、徐青藤、八大、石涛、扬州八怪、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人，他们像接力赛一样，举起继承与革新的大旗，把大写意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度，呈现出各自的面目和时代的风范。这一接力棒又传到了大羽手中，他以过人的天赋和辛勤的劳动闯出了又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作出了可贵贡献，成为艺苑中的一朵奇葩。”

“大羽的大写意花鸟画，重在表现一个‘意’字上。这个‘意’即主客观统一的‘意’。画家不仅表现大自然花鸟的生命活力和美的魅力，更重要的是缘物寄情。他善于借比兴、寓意、象征等艺术手法，充分发挥中国诗书画印结合的特色，使得花鸟画人格化，直抒画家的情怀。他的许多作品，都与时代的脉搏相通，其一花一鸟，一草一物，无不寄托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厚意。”“他的大写意花鸟画题材广泛，花卉、飞禽、鳞甲、草虫，无所不包。不论巨制还是小品，多是精心佳作。”

“大羽画的公鸡，更是驰名中外，人称‘画鸡大师’。他笔下的公鸡，得其神似。为表达主题的内涵和形式美，进行了大胆的取舍和夸张。着重表现雄鸡炯

炯的眼神，犀利的嘴，矫健的爪和威武的顶冠，特别是那硕长飘扬的尾羽，以大羽独特的绘画语言，创造了‘不似之似愈似’的公鸡典型形象，是前无古人的。无论在形象塑造和笔墨色的运用上，皆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

大羽的公鸡，形象高昂、雄俊而勃发，它向往光明，催人奋进，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但是在那是非颠倒、社会动荡的岁月里，陈教授也难逃“文革”的厄运。“四人帮”的干将姚文元对大羽老的《迎春图》横加指责，说什么这只公鸡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它好斗，它是阶级敌人的化身……但，当时在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说：“……他的公鸡就是好，公鸡要是塌着尾巴，那还成什么公鸡？”群众为此抱不平。可见“天下人自有眼目”——应了白石老人当年的预言。

大羽的艺术，书画印一体，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而三者又各具特色。他的画得力于书法和篆刻的深厚功底，把篆法、印味融入画中，反过来又将画的意境和法度渗透于书法和印章的创作之中，使绘画、书法和篆刻的艺术风格更加协调，更加完备，蔚然成为当代书画印三绝的大家。

他的书法，正、草、隶、篆都有很高的造诣。晚年写的最多的是篆书和行草。其吸取吴昌硕、齐白石二家长，形成潇洒幽雅、气势磅礴而富有内涵的书风。

他的篆刻，给人以方寸之间有无边的空间感，明快、舒展、节奏感特强。吴齐二家都是书画印的集大成者，给大羽以深刻的影响。他广泛而深入地吸取师妙，

并加以融化、开拓、发展,形成自身的风格与特点。

原上海美专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著名教育家、美术史家刘海粟(已故),曾为陈大羽的学习创造了许多条件。1947年大羽离京后,刘校长把他请回母校任教。解放后又一同为创建南艺贡献力量。他在陈老从教60周年之际出版的《陈大羽画选》上题道:“大羽弟从予游五十余载,又师白石老人、缶老、赵之谦、八怪,而上追青藤,溶篆法印味入画,妙师造化,深掘心源,求真率于霸悍之处,得含蓄于豪辣之中。近年笔共人老,境随画高,依然夜以继日,苦耕砚田,沧海横流,画道可贵……”这是对大羽教授的艺术最真挚的概括和高度的评价。

“树木做栋梁,树人垂青史”

陈老执教60多年,他教书育人,因材施教,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学生基础、学养、个性和特长之不同而因势利导,发挥其所长。他教导学生要深入生活,要善于观察和表现生活,要有批判地学习各家各派的古今作品,多方吸取营养。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能够发展个性,各具面目。他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师辈的无尚光荣。南艺于197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他担任中国画导师。随后有招收篆刻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他肩负重任,殚精竭虑,全力以赴。陈老把“树木做栋梁,树人垂青史”作为座右铭,对后学循循善诱,诲人不倦。陈老的学生辛立农在《师恩隆厚,师谊绵长》一文中写道:“大羽老师岂止是教了我篆刻,在我一生的道路上,他给了我多少关怀、教诲、鼓舞和策励,实在

难以尽言。”在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岁月里，面对种种压力他对许多事想不通而郁闷消沉，正是大羽老师那刚劲豪迈、豁达乐观的风骨气质，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大羽老师鼓励他要坚信真理，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听了老师的话，“犹如酷暑饮冰，严冬怀炭。我终于热泪盈眶地对老师说，请老师放心。”

言传身教、关怀备至，大羽老师把根植在弟子们的心中。弟子们无不对老师怀着敬仰、爱戴之心，这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深厚。在大羽老师执教 60 周年的书画展上，他是在百余名从海内外赶来的弟子的簇拥下步入展厅的。那桃李满天下、弟子济济一堂的情景，不正是陈老数十年辛勤耕耘的结果吗？

中日友谊的使者

大羽教授积极参加社会艺术活动和国际文化交流，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南艺是最早对外开放的艺术院校，各国文化艺术团体和个人来往频繁。身任江苏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的陈大羽教授，经常应邀即席挥毫作画写字，宣扬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他曾两度应邀参加日本中部书道会书法艺术交流活动。198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十周年纪念期间，日本爱知县日中友协为他在名古屋和半田市举办了《中国著名书画家陈大羽作品展》，受到日本书画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在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中，南艺为日本中部书道会办了三期“书法研修班”，由陈大羽教授领衔主讲，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抚今追昔，情系家乡

陈老一家客居他乡 60 多年，先后辗转于上海、北京、青岛、无锡、南京等地。可乡音未改，全家都讲地道的潮汕话。勤劳俭朴的陈老夫人，年轻时在家乡靠编织渔网为生，她陪伴陈老七十多个春秋。二老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有次，陈老夫人从菜市上买来了南京难以见到的苦瓜，想起了在家乡，用它来做菜佐饭，有清热解毒之功效，食之先苦后甘。陈老夫人借此回味人生，使陈老感受至深，遂以瓜入画，并书“先苦后甘悟真谛，老妻启我作瓜图”，“留得瓜儿种，时时忆苦甘”，并以此寄托对家乡的无限情意。

八十年代以后，陈老多次南下，畅游潮汕及广东各地。1991 年他在汕头、潮阳举办画展并专程访问母校。一踏进校门就急切地寻找他当年读书时亲手所栽的梧桐树，情意之深切，感人肺腑。陈老对故乡情有独钟，在潮州、汕头、潮阳、母校都留下他抚今追昔、讴歌盛世的杰作。

“人书未老”

陈老进入 80 高龄以后，仍童心依旧，意气风发，他有句口头禅：“五十流鼻涕，六十小把戏，七十不稀奇，八十多来兮。”（小把戏，苏北方言：小孩。来兮，上海一带吴语方言的语气词）到他执教 60 周年时，他的国画、书法、篆刻作品已出了六个集子。早期有《陈大羽画集》（珂罗版）、《陈大羽画辑》（上海版）、《中国著名书画家作品集》（日本版），90 年代初期出版的大型

画册《陈大羽画选》(江苏版)、《陈大羽画集》(香港版)。面对这些骄人的成就,面对分布在海内外成群的弟子,陈老没有满足,他犹以“艺无涯”自励。他不服老,治印“人书未老”,鞭策自己继续攀登艺术的顶峰。

德艺双馨,青史永垂

1998年,已届八十七高龄并与疾病和衰老斗争多年的陈老从南艺退休了,这使得他有暇构思对一生艺术生活的整理和总结。2000年夏天,他战胜酷暑完成大作《虬松与龙柏》之后,把1993年北京画展以后的书画作品进行整理,将其中一百多件作品集结成《陈大羽九十春秋书画集》,拟在南京、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巡展。陈老说:“作为对老师的汇报。”陈大羽教授早已为人师表,声名远播,可至老不忘师尊,不愧为大家风范,令人钦敬。

2001年4月,《陈大羽九十春秋书画集》作为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2001年5月29日,“陈大羽九十春秋书画展”在南京的江苏美术馆开展。江苏《新华日报》报道说,无数美术爱好者潮水般涌来欣赏炉火纯青的艺术佳作。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轰动的画展,竟为陈老90年人生和艺术历程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6月1日晨6时28分,这位毕生致力于美术教育、创作与研究的艺术大师,与我们永别了。南京石子岗殡仪馆,花圈成排、挽联满墙,千人挥泪送大羽……

大羽教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他为祖国培养美术人才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把学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要求弟子们“先器识后文艺”,首先要做正派的人,才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就。他正是以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陈老的逝世,是我国文艺界的巨大损失,是潮阳人民和母校潮阳一中的巨大损失。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做完了他想做的、他应该做的事,体现了生命的价值”,“父亲执著献身事业的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将铭记在心,以为榜样,兢兢业业地工作”,这是陈老儿子陈显铭先生的心声,也是我们的心声。

陈大羽的道德风范永远留在人间!陈大羽的艺术成就永远留在人间!陈大羽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大羽——书、画、印的统一者;大羽——大写意艺术之大成;大羽——承前启后的典范,他的艺术蕴涵着先师的风范而又融汇在后辈永远相传的艺术生命之中。大羽是艺术高峰上那青苍遒劲的不老松!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国治

林和实

周国治,祖籍潮阳,1937年生于南京,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修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常以实业报国的思想教育子女。1955年,在父亲的同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宏教授的鼓励下,18岁的周国治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从此走上了实现其做一名科学家的光荣与梦想的坎坷之路。

周国治的大学学业是在时代的动荡中结束的。毕业后留校当教师。为了讲好课,周国治自学了一门又一门的课。他不但讲清一个定理、公式的证明方法,还要探索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及为什么会想用这种方法。自学,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而且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上海冶金所邹元曦先生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由化合物相图求活度的论文,由于出现了被积函数趋于无穷的困难,影响了该方法的使用。周国治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日夜冥思苦想,突然一个从自学中总结出来的联想和类比推理的方法进入脑海,他将它与外国人导出的并已获成功的“ α 函数”作了比较。 α 函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第一步它使分子

分母之比为%。如果在邹氏公式中能找到一种变换,使被积函数第一次也出现%,问题不就有可能解决了吗?他兴奋得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开灯记下了这一思路。第二天,他立即将这结果报告给邹元曦先生。邹先生以最快的速度回了信,热情地夸奖这一方法“颇具巧思”,并无私地将自己掌握的全部数据给了他,以帮助他撰写论文。 α 函数的概念是从魏寿昆先生《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中的应用》一书中学来的,他也请魏老给予指点。就这样,周国治的第一篇论文《 θ 函数法的应用》在两位冶金界老学部委员的关怀下诞生了。15年后,这一方法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埃利奥特教授用来指导博士生的工作。

第一次成功的喜悦使周国治欣喜若狂,他将全部心思投入到新的科研探索中。可是,他的论文被当作“只专不红”、“成名成家”的“证据”,有人提出“周国治想将青年人引导到哪个方向去?”“这是在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他被迫离校,下乡、下厂、下连队当兵,失去了从事科研的最起码的时间。表面上他屈服了,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各种新问题、新思路,有时甚至像傻子那样发呆。回校后,集体宿舍的环境不允许搞研究,在北京,周国治又没有家可以躲藏。教研组的一位同志似乎看出他的心事,自告奋勇地带他到一位亲戚家写论文。他的《由固溶体相图求活度》的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在此同时,周国治还完成了“R函数法”——一种计算三元系和多元系热力学性质新方法的论文的指导工作。年富力强的周国治迎来了自己科研创作的黄金季节。

“文化大革命”一声巨响，粉碎了周国治的“科学家梦”。所有的学术杂志一律停刊，所写的论文无处投递。就在这时，那位教研组的朋友和周国治一起，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6·25 反革命事件”小集团的成员，吃足了苦头，这一晃就是十多年。

1975 年，《中国科学》复刊。周国治的科学家梦又复苏了。他重新捡起那篇 10 年前写的、曾从武斗现场抢救出来的、又跟随他到处疏散游荡的“R 函数法”稿纸整理起来。他大着胆子去找刚从牛棚里出来的魏寿昆教授，请魏老对他的论文加以修改和指点。经过长达一年半，多达五、六人的审稿后，这篇沉睡了十多年又历经沧桑的《R 函数法》终于发表了，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四人帮”倒台后，科研环境宽松起来，他的第三篇和第四篇论文也相继在《中国科学》上发表。1978 年，经答辩，他被破格由助教提升为副教授，1979 年又考取了公费留学，在柯俊、肖纪美、邹元曦诸先生的帮助和推荐下，进入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修。

周国治是“四人帮”倒台后第一批进入美国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在我们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西方世界的同时，西方人也以神秘的眼睛注视着“铁幕”后走过来的中国科学工作者。他们的衣着、生活，外国人第一眼看清了，而业务水平却是他们想摸底的内容。到那里的第一个月，周国治就为埃利奥特教授写出了一篇论文。作为一种奖励，埃利奥特教授带他出国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周国治和组内的科学家、研究生也开始有了交流。一天，一位以前毕业的研究生来访，同组的一位美国研究生告诉周国治，此人业务能力很强，